



现代爱情故事

紫丁香

西妮 著

海天出版社

現代愛情故事

紫 丁 香

西 妮 著

海 天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 蒋鸿雁 周海彦

装帧设计 吴捷

责任技编 廖婉娴

书 名 现代爱情故事·紫丁香

著 者 西妮著

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 (中国·深圳)

经 销 者 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 者 广东省开平市印刷厂印刷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 35

字 数 550 千

版 次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

I S B N 7-80615-410-8/I·86

定价:49.00 元(共 5 册)

内 容 提 要

林先生在一次突发事故中,被暴徒绑架到泰国边境,同时被绑架的还有香港富豪钱先生的宝贝千金,历经了一年多坎坷、惊险的囚禁生活,他与钱小姐终于安全回到了香港。

正当他怀着激情准备与妻子团聚时,却发现表弟正在自己的家中,他认定妻子与……

1

“小尹，你为什么走得这么匆忙？”

磨擦在高级地板上的高跟鞋声突然停了下来，小尹扶了一下黑色的宽边眼镜，转过身来，发现在旋转时显得格外优雅。

“不要叫我小尹。”

刚才说话的年轻男人似乎毫不在意，他以温和的声音说道：

“林长生过去这么叫你，不是吗？”她皱皱眉，脸上闪过一抹不悦。

这个称呼只有林长生可以用。

他耸耸肩，一副标准香港男人的模样，尹丽文有些懊恼，这样对待周正梅，让他忍受她的恶劣心情，而周正梅根本和这紧张恶劣的情绪毫无关联。

“对不起，我只是情绪不能稳定罢了。”

“你可以用一些方法来疏导忧虑的情绪，亲爱的，或者你可以到空旷处大叫一番。”

他嘲弄地说道，双眼亲切地看着她。

“这种向大众表达心事的方式，我并不喜欢，你应该非常了解。”

她尖刻地反击，话中的意思明白地告诉对方，她不愿意再继续这个话题。

想到刚才走在商场街道上的情形，她仍有被热浪阵阵吹拂的感觉，不禁下意识地摘下太阳眼镜，放入手提包中。

这种地方的太阳总是肆虐地照着大地，而且好像特别偏爱这个海湾的地方，尤其一走进乡村俱乐部，里面阵阵冷气，与外面几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

俱乐部到处充满优雅的气息，有来自各国的观光客，不惜花大量的金钱住进这个最豪华的旅馆内。

尹丽文心想，住在这种高级的地方，遍体无汗，且不会有蚊子在耳际骚扰。

“你为什么走得那样匆忙？”周正梅重复刚才的问话，他加紧脚步跟在她身后走着。

“商店都还未开门营业啊。”

“我经营的是古董店，古董店比其他的商店更受顾客的喜爱。”

她恢复了平常的冷静的神情。

他微笑地注视着她。

“你老是对我提起古董店！我可以想象这间古董店在你这个精明女人的经营下，那种生意兴隆的情形！”

“谢谢你的夸奖。”

她轻声说道，对他这番恭维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。

当二人经过转角，熟悉的中国古董店橱窗即出现在眼前，她的眼中露出喜悦的光芒。

橱窗中可以看到一个外表异常光泽的小橱柜，镶有珍珠的小提箱，中国古老式的茶壶，以及外表精致，价值连城的金器，每次看到这间中国古董店，总是令她心中洋溢着满足感，这间店是她生命的全部，也是她唯一拥有的东西。

从手提包中拿出钥匙，她说道：

“我总是习惯早点起来，这样我可以在顾客上门前，有充裕的时间将必要的工作处理妥当。”

“尹丽文，真的是这样吗？难道雷红没有办法应付几位观光的顾客吗？”周正梅用手摸摸下额，一副不以为然的樣子。

她从一串钥匙中选出一把钥匙，不情愿地同意道：

“雷红是个很有效率的人。”

“老实说，她是值得信赖的，你可以将工作交给她。”

尹丽文虽然对这番话不以为然。

“我宁愿亲自和客人谈生意，我对古董店中各种各样东西要比雷红强得多，我可以为顾客详细地将每一件古董过去的历史说明，毕竟这间店……”

“这间店是你心爱的地方”他自以为是地插口为她说出实情。

“这间古董店是我经济的来源。”

她修正道。

“在过去六个月中，这间店真是为我解决了许多经济上的问题。”

“你应该变得开朗一些啊！”周正梅附在她耳际呢喃着。

“你终日辛勤地工作，人又聪明伶俐，在与顾客讨价还价时总是技高一等，况且又是一个美丽的女人”。

“我似乎记得你曾经说过，我是一个古怪的女人。”

她伶俐地回答道，并且试图使自己的心情不受身旁这位男人的干扰。

今天早上他的态度令她很困惑，而她并不准备做任何分析或探讨。

他总是经常公开地对她表露出亲密的样子，甚至还开玩笑地说着，如果他比林长生更早认识她，那么绝对有机会和她结为夫妇。

当然这些话对他来说都是开玩笑的，他是林长生的表弟，他结婚已经将近十年了，他的婚姻在这十年中虽然是风平浪静，但是电话中隐约地说过，他的婚姻似乎并不如外表上的乐观，她不想深入思考这个问题。

在目前一切平静的时候，她不愿意思索他心中究竟在想些什么。

“你当然是一个古怪的女人。”

他笑着说道。

他眼中那种怪异的神情消失了，她松了一口气。

到达古董店门口时，她将钥匙插入门锁中，同时问道：

“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她弯腰查看门锁，乳白色的裙子因为她的弯身而微微向上提起，使她曲线毕露。

他发出低沉的声音，伸手搂向她的腰际，她马上站直身体，大步向旁边跨了一步，避免被他碰到。

“你是说在林长生失踪之前？”她和周正梅之间向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拉拉扯扯的事，而此刻更不容许他轻举妄动。

“嗯……”他点点头同意道。

“他过去经营这间古董店时，我相信你向来是心满意足地坐在后面，看着他忙碌。”

他抬头看看门口的一块招牌，上面写着她的姓名。

“林长生如果知道你变成了一位职业妇女，而且在这个行业之中经营的相当成功，一定会很惊讶。”

“过去他经营这间店时，我并非无事可做。”

她抗议道：

“你的想法错了。”

我曾经担任将近五年多的空中小姐，我做事都十分稳重。”

他嘲弄地对她浅浅一鞠躬，然后微笑地说道：

“我承认你的智慧很高，但是这并不是现在争论的话题。”

尹丽文皱皱鼻子，显示心中的愤怒。

“事实上这没有什么好争论的，若不是林长生的协助，我根本无法经营这家古董店，虽然他并不熟悉经营上的手法，但是他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援，我们的现金大多是来自出售宝士轿车所得。”

商店的大门好像被卡住了，她举起脚在门的上缘加上压力。

周正梅则在一旁欣赏她的身材，她头发披在肩头，丝质的衣服使姣好的身材暴露无遗，丰满的胸部、纤细的腰部和挺起的臀部，似乎找不到任何瑕疵。

周正梅不止一次地对人宣称，林长生是一个幸运的男人。

这时他突然打破沉寂，大声命令道：

“再用力一点！”他说实话，用力帮她推开了门。

“没有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？”她开玩笑地说道，但是这句话脱口而出之后，感到懊恼，因为他紧张地站在她身旁，几乎可以说是快要将她搂在怀中。

二人如此接近她感到十分不自在。

周正梅总是对她这么好，但是他心中究竟在想什么，她从来未进一步地深思过。

尹丽文向旁边横跨了一步，修正刚才的话说道：“很高兴与你来这里同时我也非常感激你刚才适时伸出的援手，但是……”

他突然大笑出声，使她不知所措地停止说话。

“你说话总是带有十足的长沙腔。”

他咯咯地笑着，模仿她的长沙腔说道：

“我真的很感谢你！”

“我祖籍湖南”她抗议道。

“你已经嫁给了一个香港佬将近二年的时间了，我想你至少应该学会一些香港腔啊。”

“事实并非如此，林长生失踪已经将近十二个月，虽然我和他结婚二年，但是不能依照你刚才那种计算

方式。”

“将近十二个月”他将双手交叠在胸前，仔细地审视她。

尹丽文转过身，不愿意再和他争辩，事实上是无法争辩的。

她的心中实在太清楚了，究竟林先生被抓去当人质有多少的日子，她真的太清楚了！甚至在许多个孤寂的黄昏，她独自一人在那栋平房中，拿出自己的袖珍型计算机，神经质地计算着，林长生究竟离开她有多少小时和多少分钟。

她心中深深地记着他那双眼中所流露出的柔情蜜意，最后一次被他拥抱的感觉，以及他吻她时激动的情绪……每次想到这些和林长生共有的往日欢乐的时光，她总是偷偷地哭泣，直到不知不觉睡着为止。

她准备开始工作，拿起桌上的一封信，缓缓地拆开信封。

“你今天实在没有必要来这里”她再度准备忙碌的工作来压抑对林长生的思念。

周正梅缓缓地走到办公桌的一侧。

“亲爱的，我必须告诉你，你这样成天卖命地工作不是办法。

我不断地提醒过你，应该好好地舒缓情绪。

或许你可以大哭一场，但是不要以忙碌的工作来压抑自己，使人觉得你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。”

她将视线移向对面墙壁的一张地图上，说道：

“这里是香港岛，也就是东方之珠。”

她一边说道，心中一边浮现自满的情景。

这是一个到处长满棕榈树的美丽的海边城市，白色的沙滩，深蓝色的海，和万里无云的天空，使得景色有如天堂一般，到处都是迷人的海滩，如诗画一般，她同时还想到真正最美的地方——红湾。

她和林长生在一个周末，驾船到这美丽的小海湾，整个周末都在棕榈树的阴影下喝酒聊天，编织美丽的梦……她不禁握紧双拳。

“我再三告诉你，我不相信这种在公开场合让情绪发泄的理论，不像有些人……”

“像有些人”他牵起嘴角，一副嘲弄似的神情反问道。

“或许一般说来，非州人要比香港人来得……来得外向些。”

她承认道。

周红是她的婆婆，她有一套独特的方法能够使沮丧的人心情转变成快乐，但是尹丽文经常为她感到很困窘，因为她总是会将自己心中真正的感觉说出来，而且详细地告诉别人。

在得知她儿子被押为人质的时候，她几乎对所有她认识的人哭诉过这件事情，她的真情表露无遗，泪水无法控制似地潸然而下。

这种情形令尹丽文感到非常尴尬。

“我的儿子……我心爱的儿子！”她对别人哭诉着，甚至从她在少女时代怀林长生时开始讲起。

“我真是命苦啊！我的一生都是坎坷与不幸。

我的丈夫不幸先我而去，如今我又失去了唯一的儿子！我和孩子相依为命，现在真不知道该叫我如何是好。”

这番话虽然感人，但是听在尹丽文耳中却不认为如此，因为事实上并非如她所说的一般。

林长生早在十多岁时就离家外出，近 20 年的时间内很少回家。

对她而言，早已习惯了这种事情，她已经 50 多岁，似乎已无法改变现实，虽然她迫切地想和林长生在一起，但是母子二人见面时却令人失望。

她和林长生见面时气氛尚好，然而一些隔阂导致母子二人无法相互了解，不论林长生身在何处，她总是写信或不断地打电话给他。

假如没有得到回音，她很可能会立刻去找他。

甚至不事先通知。

周正梅满脸嘲弄的神情谈到周红道：

“她所到之处总会麻烦。

你绝对无法想象我父亲和她会是兄妹，我父亲总是将心事隐藏起来，直到姑妈……当姑妈说出一些故事，暗示她的家族过去是高干时，父亲几乎无法忍受。

姑妈真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，她应该去演戏。”

他摇头无奈地说道：

“如果林长生知道这件事情，一定会很尴尬，因为姑妈对于林长生失踪的事情，就曾说过，林长生是一

个情报人员，而且直属。”

他夸张地吹了一声口哨，接着又说道：

“幸好林长生是个很有能力的男人，在别人眼中还满像一回事，姑妈说了故事给别人听时，不会令人起疑。”

尹丽文无助地耸耸肩“她总是那么情绪化，而他对他母亲又是那么地忍让。”

“就是过份忍让所导致的！我在很久以前就曾对姑妈说过这件事情。”

“林长生不能这么做，他是她唯一的孩子。”

尹丽文反驳道。

“姑妈要求太高了。”

她说道。

“当林长生娶了一位普通的女孩之后，他简直犯了滔天大罪似地破坏了他母亲的计划！”

周正梅笑着说道：

“你这番话似乎在妄自菲薄，亲爱的，你应该设法去讨好婆婆啊！”

“事实上我每次看到婆婆时，总是极尽讨好”她略